

西太后演义

蔡东藩◎著

I246.4
75

. 014038026

西太后演义



蔡东藩◎著
线装书局

I246.4
75



北航

C1723699

序言

有清一代之女后，前有孝庄，后有孝钦，皆以才色闻，而孝钦尤过之。顾孝庄能招降洪承畴，善驭多尔袞，卒令八龄幼主人主中原，开一统之盛治。孝钦则初平发捻，定回苗，知人善任，几若凌驾孝庄。乃其后误信谗构，妄任佞人，酿成数千年来未有之匪祸，而清室以墟。是何也？妇人可小知，不可大受；可暂试，不可常专。孝庄虽亦预政，卒未秉揽大权，故所试有效。孝钦三次临朝，威权莫比，由勤而逸，由逸而骄，由骄而败，则甚矣！牝鸡毋晨之训，固不可违也！晚清之季，党人蜂起，保皇党笔伐于先，革命党口诛于后，孝钦之名为之大损。坊间曾有西太后一编，卷帙无几，第述宫闱秽褻事迹，近诬蔑毫无价值，故不崇朝而毁灭。清室已覆，复有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流传市肆，顾或稗贩西文，未必尽确，或掇拾野乘，所见多偏，据片面之见闻，漫欲加以论定，保无有管蠡之诮者。鄙人前辑《清史通俗演义》，于孝钦一生行迹，十举四五，自谓粗得大凡，乃时论犹有未尽之憾，用特续编西太后专集，仍用演义体裁，哀录大政，遍采遗闻，得书四十回，都二十余万言。要旨在防范女权，唤醒世梦，以人为鉴，即劝即惩，阅者得是编以证之。其或足以贻目也欤！编竟志数语，以作弁言。

中华民国七年十一月古越蔡东藩氏识

目 录

第 一 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髻年	001
第 二 回	奔父丧无意得聘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005
第 三 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010
第 四 回	列宫眷供直坤闱 近天颜仰承帝泽	015
第 五 回	沐慈恩贵人升位 侍御寝皇子怀胎	019
第 六 回	咸丰帝喜产佳儿 曾侍郎独邀慧鉴	023
第 七 回	邀旷典贵妃归省 预邦交哲妇失谋	027
第 八 回	用内言严旨赐帛 开外衅挈眷蒙尘	032
第 九 回	惨遭纵火淀园被焚 望断回銮热河驰讣	037
第 十 回	定密谋启程返辟 戮辅臣创制垂帘	042
第十一回	平粤酋特颁懋赏 谴亲王隐飭朝纲	047
第十二回	奉密旨权阉出都 惊耗问慈闱肇衅	052
第十三回	册立中宫大婚成礼 诏谕亲政母后撤帘	057
第十四回	同治帝微行纵乐 圆明园谏阻兴工	062
第十五回	染疮毒穆宗宾天 绝粒食穀后殉节	067
第十六回	上遗疏痛陈继统 改俄约幸得使才	072
第十七回	东太后中计暴崩 恭亲王遭谗去职	077
第十八回	奉慈命爵帅主和议 随醇王总监阅兵操	082

第十九回	幸名园嘉谕权阉 拟归政指婚懿戚	087
第二十回	神机营赴园供校阅 祈年殿失火酿奇灾	091
第二十一回	祝慈嘏先期备盛典 闻败报降旨罢隆仪	096
第二十二回	姊妹花遭谗被谪 骨鲠臣强谏充边	101
第二十三回	命和日宣示苦衷 主联俄遣订密约	106
第二十四回	康主事连疏请变法 光绪帝百日促维新	111
第二十五回	泄秘谋三次临朝 反旧政六人毙命	116
第二十六回	大阿哥入嗣宗祧 义和团旁延畿辅	121
第二十七回	袒拳匪误信邪术 颁战谕开罪友邦	126
第二十八回	订特约江督保民 走制军津门失守	131
第二十九回	豺虎擅权燕市流血 鸳鸯折翼宫井埋魂	136
第三十回	失京师出奔慈驾 开和议惩治罪魁	141
第三十一回	定北京全权议款 寓西安下诏回銮	146
第三十二回	储君被废安辇入京 新政重行临朝布敕	151
第三十三回	两全权与俄订约 二慧女随母入宫	156
第三十四回	中戏迷详究声歌 讲新学兼陈政法	161
第三十五回	勃夫人入觐开盛宴 荣中堂弃世上遗言	166
第三十六回	万牲园太后临幸 海晏堂西女写真	171
第三十七回	划战域中立布条规 斥台官西巡辟妄语	175
第三十八回	万寿届期力辞徽号 五臣归国特降纶音	180
第三十九回	纳歌姬言路起风潮 防党人政府颁宪法	185
第四十回	望龙髯瀛台留恨 回鸾驭尘梦告终	190

第一回 述胜朝畅谈楔子 溯后族顺叙髻年

母后临朝，自古所戒。有史以来，只宋朝一个宣仁太后，史称她作女中尧舜。此外，如汉唐时代，母后当国，外戚、内竖，夤缘幸进，把一朝锦绣江山，搅乱得不可收拾。所以，史家悬为厉禁，将母后临朝的制度，视作蛇蝎一般，统说它是覆宗的祸水，误国的罪魁。揭出亲旨。

在下生当前清季世，往古的母后也不能一一评论。只清季母后垂帘，始自同治初元。咸丰帝驾崩热河，太子载淳嗣位，年号同治。这同治帝尚是冲龄，未能亲握政权，他的生母那拉氏英明得很，就依附历史，援母后临朝的成制，一意举行。当时，有几个王大臣与她反对，都被她一概扳倒，杀的杀，死的死，满朝文武吓得屁滚尿流，那个还敢出来作梗！因此那拉氏遂安安稳稳的临朝起来。妙。但同治帝尚有嫡母钮祜禄氏，素性贞娴，本没有临朝的思想，寻由那拉氏从旁怂恿，未免两可其间。那拉氏虽母以子贵，究竟不好抹煞嫡母，于是特创一个不古不今的法制，抬出两位母后，垂帘听政。这正是旷古无两。这时候的国势，正忧危得了不得。洪、杨余党蟠踞长江，赖、张两捻出没大河。还有外洋各国乘乱相逼，英法联军长驱入京，城下乞盟，割地偿款，京内外的元气几乎销磨殆尽。自从两太后垂帘以后，用人行政，各适其宜，把数十万发捻次第荡平，且乘此辑睦邦交，戡定内外，河山再奠，日月重光，俨然有中兴气象。不但海内人民盛称懿德，就是外洋各邦亦钦佩得很，慈安慈禧两太后徽号，歌颂一时。就中慈禧太后的英名，比慈安太后更加一层。因为慈安性质质中和，事事不愿专擅，一切政务多归慈禧主持。这慈禧后福至心灵，神强力固，所言所行，无不顺手，内而宫禁，外而朝野，没一个不服她见识，没一个不奉若神明。欲擒先纵，是文中应有之笔。

到了同治驾崩，光绪帝以弟承兄，又是一个小皇帝。两太后仍然训政，依旧七咷无惊。一瞬数年，慈安谢世，国家大事统归慈禧掌握，自不必说。直至光绪亲政，慈禧退养颐和园，名为不亲朝事，暗中恰也与闻。不料中日战起，中国的水陆军，统一败涂地。吾邦人士未识内情，统说光绪帝所为远不及慈禧的英明，于是慈禧太后的德望，更增一倍。那时光绪帝也自愤自嫉，恨不得立刻斡旋，转败为胜；康梁新进，引为知己；戊戌变法，百日以内，维新诏旨联翩下来，把京内外的官吏弄得头绪不清，脚忙手乱。顿时怨声载道，物议沸腾。朝右的老臣顽固的多，开通的少，遂捕风捉影，谗间两宫。又把这慈禧太后请了出来，三次垂帘，驾轻就熟。总道她能保全国脉，挽回气运。谁知天意变迁，人才衰歇，一班献媚贡谀的臣子有什么大经济！免不得照例敷衍，苟且塞责；还有几个皇亲国戚，窥伺慈禧的意旨，勾结内侍，播弄宫中。端刚之肉，其足食乎。酝酿久之，竟闯出一场滔天大祸，几乎把二十二行省，四百兆生灵，尽行断送！幸亏外人相率而来，互相钳制，囹圄一个大中原，无从分起，只好我觑你，你觑我，彼此瞠目一番，舌拮而不敢下，迁延多日，没人发难，乐得卖个人情与清室，

再敦和好。但寇氛虽靖，民力渐凋，四百五十兆的赔款，母子盘剥，已足刮尽中国地皮，吸尽华人膏血。嗣是慈禧太后的盛名，一落千丈。前歌谁嗣？后诵孰杀？一片诽谤声，喧腾全国；甚且肆口讥评，捏词诬蔑，说得慈禧一钱不值，且目为中国罪人。其实，往时的称颂未免过情，晚来的谤毁也不无太甚。平心之论。倘使慈禧太后今日尚存，吾中华的革命恐没有这般迅速，就令推位让国，也要弄得精疲力尽，哪里肯不战而退呢。看官不信，试想慈禧自西安回銮途中，并没有出险情事；到京后，依然手握大权，莫敢指斥；由辛丑至戊申，其间又经过八年，并没有损动分毫；到了光绪晏驾，宣统入嗣，宫中仍肃静无哗；直至自己病剧，犹且从容不迫，嘱咐得井井有条，自王公以下，统恪承遗训，安而行之。若非慈禧平日有强忍果毅的手段，笼络得住，难道有这样镇静么？是极。

在下早想把慈禧行状编成一书，作为稗史的先声，可奈累岁奔波，不遑着手。坊间的慈禧外纪及慈禧写照记等书，已陆续出版，先我著成，转令在下落了人后，只好搁笔。但因夙愿来偿，于心难忍。适值丁戊二年，家居无事，借翰墨以消愁，就文字以论古，不揣冒昧，编了一部《西太后演义》。西太后，就是慈禧太后。慈安居东，慈禧居西，所以当时有东西两太后的称号。在下不敢妄撰，沿称为西太后，以便省文。全书仿演义体，语语浅近，老妪都解。令天下后世人人晓得西太后历史，有善有恶，可劝可惩，倒也不无小补。且书中内容，统系得诸遗闻，征诸故乘。于西太后三次临朝，原是备陈颠末，即清季五十年来得失，也曾哀录一斑，看官试悉心详阅。在下已将楔子说明，下文便要开手叙事了。崇论宏议得未曾有。

却说西太后那拉氏，乃是叶赫国后裔。叶赫国系满洲最古的部落，向居长白山麓，为满洲各部盟长。自满清太祖努尔哈赤崛起以后，居住赫图阿拉城，与叶赫国相距不远，互相嫉妒。努尔哈赤曾命工匠兴起土木，建筑一所堂殿，作为祭神的场所。正在动手的时候，忽掘起一块古碑，上面有六个大字，可惊可愕。当由工人报知努尔哈赤，努尔哈赤端详审视，乃是“灭建州者叶赫”六字。突如其来，煞是奇怪。这六字映入眼帘，任你努尔哈赤如何英武，倒也暗吃一惊。看官到此，恐未免模糊起来。因在下未曾说明建州原委，只好就此补叙。原来努尔哈赤开国的地方，明朝曾称他作建州卫，且封努尔哈赤为建州卫都督。因此建州二字，便是满清旧日的地名。那碑文并非新凿，偏有那灭建州的字样，那得令人不惧！可巧叶赫主纳林布禄遗书努尔哈赤，自称叶赫国大贝勒，要努尔哈赤割地与他。惹得努尔哈赤性起，兴兵与抗。叶赫主纠合九部联军，浩浩荡荡的来攻图尔阿拉城。不料努尔哈赤早已出境扎营，一阵厮杀，众不敌寡，被努尔哈赤杀得七零八落。可见兵贵精不贵多。不得已，易战为和，把宗女献与努尔哈赤为妃，暂算和亲结案。赔了夫人又折兵，叶赫主安得不恨。嗣后，努尔哈赤势力膨胀，时常忆及碑文，想把那叶赫国灭掉，免留后患。是时叶赫国逐渐衰微，料知努尔哈赤不怀好意，尝遣使进贡明廷，望他保护。可奈明朝也扰乱得很，主庸臣佞，文恬武嬉，曾出征努尔哈赤，发兵二十万；叶赫也出兵二万名，会合前进，只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那里晓得努尔哈赤用兵如神，声东击西，避实攻虚，又把明军杀败。叶赫兵连忙逃回，三停中已少了两停。努尔哈赤乘胜进攻。叶赫贝勒金台石，方承兄嗣位，收拾残烬，登城固守。怎奈大势已去，独力难支，等到城虚饷绝，免不得被他攻陷，这位大贝勒金台石束手成擒。努尔哈赤也不顾亲谊，竟将他推出斩首。满期斩草除根。临刑

时，金台石厉声道：“我生前不能存叶赫，死后有知，定不使叶赫绝种。无论传下一子一女，总要报仇雪恨！”怨愤深矣。努尔哈赤虽闻此言，恰也不以为意。叶赫灭后，竟立他妃子叶赫那拉氏为后——礼烈亲王代善，太子皇太极，均系那拉后所出。努尔哈赤逝世，皇太极嗣立。因血统所关，不忍绝叶赫子孙，格外施恩，存他宗祀，所以那拉一姓，尚得一线苟延。相传康熙时代的权相明珠，就是金台石的侄儿，也不知是真是假。若实有其事，那明珠贪墨性成，也是清室的蠹贼。幸亏清室方盛，圣祖仁皇帝极顶聪明，大权不致旁落，总算太平过去。原是大幸。传到道光季年，宣宗为诸皇子选妃，满蒙大臣家的女儿，遵章应选。适有一位体态合格的佳人，颇称上意，宣宗拟指配四子。详问氏族，寻闻是那拉两字，不由的惊惶起来，踌躇一回，命罢指婚。满廷大臣还不晓得宣宗的用意，你猜我测，莫名其妙。后由宫中传出秘旨，方知宣宗是回溯往事，恐怕那拉入宫，异日或升为国母，适应金台石的愤言，搅乱国家，因此停选。这尚是天不亡清，并非宣宗善防。谁意天下事防不胜防，做祖宗的杜渐防微，总想创垂久远，百世千世的传将下去。那子孙恰记不得许多，选妃时只论才貌，不问姓氏，于是这个有才貌的西太后竟从此发迹了。春秋之旨微而显。

西太后乳名兰儿，她的父亲叫作惠徵，曾为安徽候补道员。只因时运不济，需次了好几年，竟不曾得一好缺，弄得囊底羞涩，妙手空空，几苦得不可言喻。亏得同寅中有个汉员，姓吴名棠，籍隶盱眙县，与惠徵有僚旧谊。平时见惠徵窘状，代为惋惜，有时或解囊相助。惠徵非常感激，每语家人道：“咱们如有日出头，吴同寅的大德，断断不可忘怀。”兰儿听了，牢记在心。兰儿是时，不过十龄，垂髻覆额，弱眼横波，已生就几分风韵。尚有一个妹子，面貌与兰儿仿佛，只体态骨骼，不及兰儿的娇小玲珑。兰儿遂自觉胜人一筹，大有顾影生怜的意态。而且性情生得特别，资禀更是不凡。她于针黹缝紵等项不甚注意，平时只管看书、写字、读史、吟诗，把西子、太真、飞燕、灵甄的故事，更记得非常烂熟。少成若天性。暇时，与乃父惠徵谈论，惠徵尚被她难倒。兰儿见乃父无言，更说得天花乱坠。惠徵听得不耐烦，常怒斥道：“你一个年轻女子，说什么上下古今。本朝旧例，只有须眉男子，好试博学鸿词。若巾帼女流，任你如何淹博，总用不着哩！”兰儿恰从容对父道：“‘贱日岂殊众，贵来方悟稀’，这不是西子的写照么？生男勿喜女勿悲，生女也可壮门楣，这不是杨妃的遗歌么？女儿现虽贫苦，安知后来不争胜古人？”志趣确是过人，可惜未曾醇正。惠徵听这一席话，也觉暗暗惊异。但口中还是驳斥道：“我现在落拓得很，连衣食都办不端正，你还痴心妄想，望做皇后妃嫔。哼哼！这等奇遇，轮你不着。你不如到厨房内去帮你母司炊烹茶，做个灶下婢便吧。”兰儿被乃父奚落数语，忍着气，退入闺中。惠徵还是太息不住。过了一两天，闻有友人来访，惠徵不知是谁，接阅名片，乃是吴棠二字，便叹道：“我是一个穷道员，除了他，那个还来看我！”门前罗雀，古今同慨。说罢，忙整衣出迎，彼此相揖，未能免俗。两下分宾主坐定，互为问答。惠徵总不免嗟卑叹老，眼眶中几流下泪来，吴棠只好从旁劝慰。好一歇，见一垂髻女子捧茶出来，虽是敝衣粗服，颇觉楚楚动人。当下注目凝睇，恰被那女子觉着，不禁把头一低，霎时间两朵红云映出面上。惠徵献茶毕，就对吴棠道：“吴寅兄处不必讳言，小弟现状，连婢媪都无钱可顾。”说至此，举手指女子道：“这便是小女儿，亲充婢役，真正惭愧！”吴棠道：“怪不得我要动疑，若非大家闺秀，那里有这般容止！”惠徵不待说毕，便令那女子过谒吴棠。那女子不

慌不忙，移步至吴棠前，请了双安，且轻轻的呼声老伯。莺簧初度，历历可听。吴棠起立，受了半礼。不由的极口赞赏。这时受她拜谒，那时受你拜谒，吴公虽是识人，恐也未必料及。惠徵又把她平时言行略述一遍。吴棠道：“难得，难得。惠寅兄，不要轻视此女，她既有此丽质，兼此大志，怕不是将来一位贵人！”说她贵人，也是极口夸奖，谁知她更出人头地。惠徵道：“谬承虚奖，命蹇如弟，那里来的贵女！”吴棠也不与辩论，就在衣袋中取出白银二两，作为规仪。这时候那女子已经退入，复由惠徵唤出，叫她谢赏。那女子又拜谢如仪。吴棠对女子道：“你要花粉，向我处来取；你要书籍笔墨，也好向我处来携。彼此通家，不必客气。”说罢，遂起身告辞，由惠徵率女送别。这个女子，看官不必再问，就可晓得是兰儿了。兰儿此后，常在吴寓往来。吴公曲意体恤，兰儿亦曲意趋承。就是这位吴夫人，也是大度得很，时赠衣饰。后来做到一品夫人，想必具有大度。因此，兰儿修饰益工，文墨益娴。未到破瓜年纪，已出落得丰姿绝世，才貌双全。会吴棠调任清江县令，整顿行装，与兰儿话别。兰儿恨不得随他到任，只因父母在皖，不便远离，眼睁睁地由他自去。送行时，直到河梁。吴棠温语叮嘱，兰儿点一回头，垂一回泪，好似一枝带雨梨花，欺风杨柳。渲染得妙。吴氏夫妇也被她惹作泪人。亏得惠徵也来相送，伤女停泪，方才快快告别。

吴棠已去，兰儿回家，整日里无情无绪，神思恹恹。那时惠徵仍然听鼓抚轅，并没有一点喜信，典鬻度日。眼见得支撑不住，由忧成劳，由劳成病。那时已穷得没有饭吃，还有什么闲钱延医服药，只好卧床待毙。这是候补官的写照。这兰儿忍饥耐饿，勉强提起精神，日夕侍奉。无如惠徵的病势，日甚一日。昏沉时，尚口口声声叫吴寅兄。直到弥留这一夕，张目视兰儿道：“苦汝，苦汝，汝等到穷极无奈时，往投吴老伯，或者能仰他周济。只是他的德惠，我生时无以为报，死后还要将寡妇孤儿贻累及他，不胜惭愧！”说到愧字，已是痰喘交作，两眼一翻，呜呼哀哉。看官，你想兰儿遭此大故，能不伤心？当下对着父尸大哭一场。哭罢，与母亲商量殓衾，检点了几件敝衣，胡乱包裹。只苦没钱买棺，弄得束手无策。兰儿的母亲越发号啕不止，下有一个弱妹，也陪着悲啼，毫无见识。又有一个幼弟，名叫桂祥，甫脱母怀，简直是莫名其妙，连父死也都不晓得。兰儿想了又想，只好拼着自己面目，往各旗员处哀求赙恤。各旗员见她凄楚可怜，凑集了好几两银子，畀她买棺殓父、奔丧回籍。在下走笔至此，暂作一结束。姑凑成俚句一绝以殿之。诗云：

不经磨练不精神，穷到无资殓父身。

他日尊荣无与匹，谁知当日固卑贫。

欲知后事如何，且至下回交代。

前半回总加评论，为笼罩全书之楔子，说得淋漓痛快，不激不随。后半回首叙氏族，次述寒微，既证明有清一朝之因果，复揭出西后一生之性情。看似叙事，实举全部小说之内容，隐括于本回中。开宗明义，固不可无此文。

第二回 奔父丧无意得赙仪 幻仙宫有缘逢艳侣

且说惠徵病歿安徽，各旗员慨助赙仪，方得棺殓回籍。当时雇定一舟，把棺移下。兰儿奉着母亲，挈着弟妹，同到舟中。身外已无长物，只有两三具老旧的箱笼，随棺下载，便即开船，一程一程的进发。这时正是晚秋天气，草木零落，景物萧森。兰儿开舱睹景，拟借此排遣悲思。谁知野旷、天孤、猿啼、雁泣，一派愁惨气象，愈足触动忧怀，泪珠儿不知流了多少。此情此景，正是难堪。

过了数天，船家忽就停泊。兰儿问为何事？舟子道：“是地叫作清江浦，乃由南往北的要道。浦口有市，无论何种食物，都可买得。船上所备无多，不得不停船上岸，添购一点。若太太小姐们需买何物，即嘱我等去买便了。”兰儿闻言，呆了一呆，良久，乃转禀母亲。惠太太皱眉道：“我们行囊的银钱已将用罄，看来只好随便将就。”兰儿道：“食物也是要紧，现在途中，势难枵腹，总不能一钱不用！”惠太太无奈，取出一锭碎银，约有四五钱重量，付与兰儿，由兰儿转给船家，令他就贱价的食物买些备用。船家去讫。兰儿待了好一会，尚未见船家回来，免不得凝神悬望。遥见有一差人模样，得得而来。手中携着一包，很似有点费力。到了岸边，即朗声问道：“哪一只船是由安徽奔丧来的？”兰儿听了此语，猛然记起吴大令来，不禁脱口答道：“你莫非从吴老爷署中差来的？”那人答道：“正是。”兰儿道：“我们正是由安徽奔丧过此暂停。不知吴老爷有何见谕？”那人道：“敝老爷有赙仪三百两，特着小的赍送。”兰儿道：“什么又要贵老爷费心！我家在安徽时，累叨贵老爷厚惠，今又蒙赐，如何敢当！”说至此，即着船家引来人下船。那人走入船中，向惠太太请过了安，即奉上赙仪三百两。惠太太见这重赙，不由的转悲为喜，老老实实的令兰儿收了。兰儿收了赙银，即向惠太太附耳密言，惠太太点了点头。当由兰儿启篋取银，检出三四块，共计有二三两，用了素纸包好，给与来人，并语来人道：“为我上复贵老爷，本拟踵署叩谢，因有孝服在身，不敢造次。烦你代为致意，多多辞谢。”那人道：“这个自当遵嘱。但须请给回片，方可复命。”兰儿复返寻谢片，检了一会，已是一纸不留。只得取出笔墨，并裁了一张素笺，就笺纸上面，端端正正的写一谢字，下文又写着“孤子桂祥泣血稽顙”八字，交给来人。来人看了谢片，迟疑许久，方才上岸回去。这段文字似无甚意趣，及看到下文方见兰儿才识，已是不凡。

兰儿遣去县差，正值买物的舟子回舟，收了食物，详禀惠太太。惠太太因得了重赙，复思添买另物数件，又令舟子上船续购，所以逗留多时。待到舟子转来，正拟起碇，忽岸上大呼：“留船。”兰儿瞧将过去，乃是方才来过的差人，便叫船家暂停，导差人上船。差人已走得满头是汗，作牛喘声。良久乃道：“我们的老爷说我送错了赙仪，如何是好？”令人一惊。兰儿忙道：“如何说是送错？”差人道：“我老爷发怒得了不得，亏得某师爷从旁解劝，方令我再到你船，查问来历。”兰儿道：“贵老爷是否姓

吴，官印可是一棠字？”差人道：“不错。”兰儿笑道：“你不要着急，待我给你一条，包管无碍。”差人似信非信，便道：“你等不要立刻开船。”兰儿道：“我等不是骗子，请你放心。你若不信，我叫舟子与你同去如何？”差人道：“好，好。”当由兰儿写就一条，给与差人，并令舟子偕行。看官阅到此处，未免动疑：吴棠本是惠徵故友，此次惠徵病歿，家属奔丧回籍，道过清江，也应送点赙仪，为什么说是送错呢？原来此中有一个缘故，待在下补叙出来。阅者正待说明。

这吴棠出宰清江，距安徽省城，也有好几百里，惠徵的死耗，他还未曾确闻。适有一安徽副将，歿在任上。丧船过清江浦，吴棠闻知，忙差人厚致赙仪。因为副将在日，与吴棠格外莫逆，吴棠本没有异能，全赖副将替他说项，所以要差繁缺，陆续不断。这次调任清江，也是副将暗中为力，感德生前，图报死后，这也是人情同然，三百两厚赙，为此慨与。不料差人误送兰儿舟中，取回谢片，返署复命。吴棠不瞧犹可，瞧了桂祥二字，急问差人道：“什么桂祥，你把这赙仪送到那里去了？”差人道：“小的也曾问明，她说是由安徽奔回的丧船。”吴棠道：“你也曾识几个字，难道丧主的姓名都不细看么？”差人道：“丧主的姓名小的未曾晓得，老爷也未曾吩咐。”吴棠不禁气愤，把谢片一掷道：“你瞧，你瞧，为什么有名无姓？名不晓得，姓应记着！”差人道：“这个谢片是一个小姑娘写的，小的接到谢片，也疑他有名无姓，转思谢片上面恐怕是应这样写的，因此取了就来。”吴棠叱道：“混账的东西，谢片何能无姓？你快去取回赙仪，否则要你赔偿。”这一语吓得差人魂飞天外。正思转身外走，巧遇一幕友进来。问明仔细，并拾起谢片，对差人道：“我方才听你复禀，说此片是一姑娘儿写的，这姑娘约有多少年纪？”差人道：“不过十多岁。”幕友道：“她舟中尚有何人？”差人道：“除这姑娘儿外，还有一个中年的妇人，及一个女孩，一个幼儿。”幕友道：“是否旗装？”这四字提醒差人，便答道：“小的真是糊涂。师爷如何晓得？”幕友道：“我看谢片上面有名无姓，这明明是一个旗人。毕竟幕宾有识。只你说是一小姑娘写的，我尚不信。”差人道：“小的亲眼瞧见，不敢有欺。”幕友便指示吴棠道：“小小的姑娘儿，书法如此秀媚，定是满洲闺秀，将来未始非一位贵人。今已送给赙仪，何妨将错便错？塞翁失马，安知非福。还请东翁酌夺。”吴大令得此幕宾，也是后半生的福命。吴棠被这幕宾劝解，不觉忿气渐平。便向差人道：“你且去查问来历，叫她说明氏族便了。”差人唯唯连声，从门外走出，一直跑到浦口，幸亏船尚未开。当与兰儿说明，取了复条，同舟子返署，把来条呈与吴棠。

吴棠阅毕，自语道：他是惠徵的孤儿。我与他握别时，这孤儿尚在怀抱。他曾与我说过名字，我因多事遂致忘记。他的丧船过了此地，我也应送他赙仪，不过多费了些。现已如此，好人做到底，我且去探看兰儿，就便吊唁。至如副将那边，另备一份送去，便好了结。主意已定，随问差人道：“她的丧船尚在么？”差人答了一个“是”字。吴棠道：“你去传齐皂役，待本县亲到浦口。”差人应声而出。不一时舆仗俱备，吴大令乘舆出门，径到浦口停舆。当由差人报知兰儿丧船，兰儿随着母亲，上岸迎接。吴棠下了舆，登舟行吊，惠太太举哀，兰儿挈弟桂祥稽顙。吊毕，姊弟二人，复至吴棠前叩谒。吴棠扶起两人道：“相别未久，不料令尊竟已作古，真是可叹！你如何不发一讣闻通知我处？我因某副将丧船过此，赍送赙仪。寻接回片，方知差人投入汝舟。我一时失记桂儿，还不知是谁人，等到家人查复，才识是你们奔丧经此，所以特来吊

唁。”委婉说来，恐非全然由衷。兰儿垂着泪道：“老伯大人的厚恩，不啻重生父母，欲报之德，昊天罔极！可怜先父去世，身后萧条，老伯面前不必讳言，连棺殓等费，统是亲戚故旧凑集而成。老伯处本应禀报，实因曩时已叨盛惠，不敢再行惊动。此次奔丧过此，乃蒙尊驾前来，猝颁厚赐；正在惊疑交集，乃复劳老伯大驾惠临敝舟，此情此德，永世勿忘，先父有灵，亦衔感不置。”吴棠闻言，不禁暗想道：好一个伶俐女子！正默念间，听兰儿又接下道：“老伯厚赐，真是却之不恭，受之有愧！家母刚拟璧谢，适蒙老伯驾到，正好交尊价奉还。侄女等守制在身，恕不登堂回叩。”说到此处，转身欲去取出原贖。明知吴棠将错便错，所以作此举动。十余龄的小女儿，便已解此，煞是过人。吴棠忙举手拦住道：“你莫非嫌我仪薄，所以有心却还？”兰儿忙道：“这却怎敢？只不好受此盛情。”吴棠道：“算了，算了，你不要再说什么话头。”兰儿方挈了幼弟，再行叩谢。吴棠道：“你又这般多礼。相隔不到数年，你越加聪慧，不知从何处学来！”兰儿至此方破涕为笑。吴棠复从靴统内取出数金，给与桂祥，作果饵资。兰儿复令桂祥拜谢。吴棠答了礼，又嘱咐了数语，并劝慰惠太太一番，然后起身辞去。兰儿复随母送至岸上。吴棠待她回入舟中，复命差役觅副将丧船。谁知遍觅不得。旁问邻船，才知该丧船于昨夜经过，未曾停泊，早已远远地驶去了。差人之投错贖仪，不为无因。吴棠回署，另备贖仪交与驿递，送达副将家中，自不必说。单说兰儿送别吴棠，立即开船。沿途无事可述。约过了两三旬，方才到京。就把吴大令贖仪，取出开销，安排丧葬，忙碌了好几天，始行就绪。兰儿尝语弟妹道：“他日吾三人中，有一得志，断不可忘吴公大德。”这也是她的厚处。那妹子年已十龄，略解语中意味，乃弟桂祥，全然是孩稚气，晓得什么恩德不恩德。

光阴易过，寒暑迭更，吴公所赠的厚贖，又已用尽。兰儿家无人赡养，只好学些针黹，掉换几文工钱，将就度日。可怜吃一口愁一口，有了早餐没有晚餐，有了晚餐又没有早餐。一日兰儿对镜梳妆，顾影自叹道：“我的姿容，亦自谓不弱，怎么遭此苦况？难道红颜果真薄命么！”正嗟叹间，忽闻惠太太已迭呼己名，叫她出买油盐，并责她晏眠慵起。兰儿也无心答辨，草草妆裹，便遵着母命，携筐出市。京城地近寒带，除夏季外，整日间朔风猎猎，冷气逼人。兰儿只着了几件敝衣，瘦怯怯的娇躯，禁不住这般凛冽，一步懒一步，一程挨一程，好几刻才走入油盐店中，付钱购物。店主某甲，素好诙谐，见了兰儿形状，不免调笑道：“像你这般芳容，只好在闺中静养，如何抛头露面，出来购物？”兰儿道：“我没有这般福气。”某甲道：“我恰有一个法儿，令你安稳坐食。”兰儿问他何法，某甲涎着脸道：“我正要娶个小妻，你肯屈就，保你享福。”兰儿啐了一声，顿时红霞晕颊，渲染梨涡。某甲不禁生爱，骤伸出粗笨的手指，去挟兰儿鼻准。兰儿连忙闪开已被他挟了几挟，不由得变羞为嗔。某甲知他含怒，急将油盐取出，随道：“你不要生嗔，我畀你的油盐，比人家加增一倍，何如？”兰儿为油盐起见，也只好忍心耐气，取了油盐，惘然而返。何物某甲敢如此唐突西施，我为兰儿亦应怅怅！这时惠太太已倚门待着，见了兰儿，还要埋怨几声。兰儿不敢多言，只含着两眶珠泪，匆匆入门。看官试想：兰儿受这委屈，能不由愤生病么？兰儿苦况，作书人虽善形容，然亦信而有征，并非无端捏造。是夕，身体不快，就有些憎寒恶热。过了数日，病势渐加，有时如冷水浇身，有时如热汤沃体。惠太太虽也顾惜女儿，怎奈囊底空空，医药等项，非钱不行，只好由她生病，听天由命。兰儿委顿床间，恹恹独卧，万般凄楚

诉与谁知！看看日色西沉，那母亲也不来劝餐，自己亦不想吃什么，恨不得立刻就死，随父地下。转思吴棠厚德，无以为报，店主挟鼻，未有雪恨；而且父亲只传下一脉，数龄弱弟，尚须提挈，不幸身死，只剩了老母、小妹，恐不能照管到底，似乎自身又颇有关系，不好作短命的念头。体贴入微，刻画尽致。怎奈求死不得，求生不能，左思右想，无自为计。身上又是寒一阵，热一阵，愈觉得不耐烦，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只好向隅暗泣，滴了几行伤心泪。好一歇，见母亲携灯进来，略略问了几句，她方拭了泪痕，低声作答。未几母已出外，勉强镇定精神，闭目静睡。正在朦朦胧胧地睡去，瞥见灯光一闪，有个青衣侍儿，冉冉而入，眉目间隐含秀气，装束亦比众不同，走近炕旁，向她招手。兰儿正思诘问，那侍儿偏上前扶起自身，恰不知不觉地随了她去。甫出家门，即见一片大平原，两旁都列着古木丛林，浓翠欲滴，还有翠生生的瑶草，红灼灼的琪花，掩映林间，格外秀艳。兰儿暗想道：“怎的家门外有这般胜境，我没病时往来多次，如何并没有见到？”想念未已。那青衣侍儿走得很速，已与兰儿隔了一程。兰儿急行而前，疾走了数百步，方才赶上。这所在又别具一番景致：左有银河，右有蓬岛，山风飒爽，水石清幽，空中复有白鹤飞舞，羽衣翩跹，非常皎洁，见了兰儿，仿佛如相识一般，故意低翔在兰儿头上盘旋不住。写得闪烁，恰有仙气无鬼气。兰儿心爽神怡，也不管他是什么名地，只是随行随赏，目不胜接。又行了里许，前面的侍儿忽已不知去向，但见有一座高旷的楼阁，挡住途中，上面悬着匾额，仰望似有三个大字，既不是汉文，又不是满、蒙文，并不是篆文、隶文。兰儿一想：我此番被他难倒了，如何此处的字儿我都不识一个？普通说部叙入幻境，往往向壁虚造什么楼、什么阁，还要空撰几副楹联，自鸣才学，其实虚无缥缈之间，有何字迹可凭，浪费笔墨，殊属无谓。故本书独不落俗套。再从门内探望，复道琳廊，回栏曲榭，都是见所未见。暗想：这里莫非是琼楼玉宇？我何幸到此一游。可惜导引无人，不能擅入，看来只好作个门外汉吧？正想着，那侍儿从门右出来，含笑相迎。兰儿喜甚，不暇详问，立即随入。穿过回廊，绕出曲槛，方到里面的大厅。白玉作梁，黄金作柱，碧云为牖，月为灯，说不尽的华丽，描不尽的精工。所陈几案桌椅等件，并非竹木制就，统是天然的宝石雕砌而成。还有极大的珊瑚树，极高的琥珀台，陈设两楹。真是满目琳琅，令人目眩。那兰儿几疑身入广寒，弄得神思恍惚，心不由主。俄闻珠帘响处，香风一阵一阵的吹将过来，接连有环佩声、履舄声，杂沓而出。当先的是两名侍女，轻裾长袖飘飘欲仙。随后又有五六个艳姝，身材不相上下，个个似宝月祥云，明珠仙露。这许多色彩，射入兰儿眼帘，不由的因羨生惭，自觉形秽。蓦听得一声珠喉，度入兰儿耳中，道：“贵客到了，如何不请她进来。”兰儿一怔，不知谁是贵客？忽由前导的侍儿将她扶入。她进了厅，见各丽姝统站着左首，风环雾鬓，秀逸不群。顿时目迷心折，拟向前屈膝请安。但听各丽姝齐声道：“不敢，不敢，你是将来的国母，休要客气。”奇极。言毕，统向兰儿握手问好。兰儿至此，也好像自身已列尊荣，竟放着胆，与她酬答。寒暄数语，渐渐投机，各丽姝就邀她坐在客位。兰儿不及谦让，竟至东首坐定。侍女献上一杯，这杯系碧玉镂成，异常玲珑，杯中盛着清水，并无一颗茶叶，偏是芳气袭人。各丽姝俱执杯劝饮，兰儿遂一吸告干，味清而甘，沁入心脾，顿觉精神增倍。饮毕，各丽姝与谈故事，有说的是五湖游兴，有说的是六朝韵事，有说的是汉宫歌舞，有说的是天宝风流，实者虚之，虚者实之，此为岐黄家言，小说家亦应尔尔。兰儿不识玄妙，只随声附和数语。忽一丽姝

太息道：“我辈昔投尘网，多半有始无终，倒不如今日的贵客，后福无穷。”旁坐一姝道：“这也不可一例论。”随举手指上座二人道：“她两人在汉唐时，非为天子母，操生杀权么？”弦外有音，闻者莫轻轻滑过。言未毕，厅外忽有人狂呼，惹得兰儿吃一大惊，此恶声也，胡为乎来哉！转眼间，连各位丽姝及一座大厅都不见了。这正是前人所说的：

色即是空空即色，无还生有有还无。

毕竟是何缘故，且看下回分解。

本回从西后才貌，叙出命数来。西后之才，在误受聘仪时，举止谈吐，已见一斑。西后之貌，定是动人，店主某甲，戏挟其鼻，虽未免唐突西施，然其妩媚之态，自不可掩。著书人复添入一段幻境，写得奇诡谲漾，光怪陆离。运实于虚，离规于讽，不得徒以小说目之。

第三回 天语传宣循章选秀

云程发迹应旨入宫

却说兰儿身入幻境，猛听得一声狂呼，连忙张目外瞧，并不见有什么仙境，只剩了半榻孤衾、虚帷灯火，方觉是南柯一梦。至此始点出梦字，文笔不平。正拟回溯梦境，适惠太太走近炕床，唠唠叨叨地问个不休。兰儿想道：“这声狂呼，莫非就是我母所叫？她还道我已入黄泉，谁知我却魂游仙境。这老人家真是多事，打断我的好梦，不然我还在仙境与仙侣谈今说古呢！”想到这里，听母亲还是叫她乳名，不禁失声道：“兰儿尚生，不烦母亲系念。”惠太太道：“你总是这般性情，我已探视好几回，见你一昧睡着，不免心焦，因此唤你醒来，你还要派我不是么？”兰儿闻言，也觉得性急。句中有眼。便答道：“我睡了不多时，母亲何必焦劳！”惠太太道：“你不听见街上的梆声已敲过三下了，停歇儿，便要敲四鼓哩！”兰儿道：“儿不曾听见。夜深如许，母亲何尚未寝？”惠太太道：“为你有病，所以不暇睡着。”兰儿道：“儿已好了许多，请母亲安睡便是。”那时惠太太方转身出去。兰儿跃然起床，剔亮灯光，自觉病势减去大半。回思梦境，历历如昨，口内的津液尚是甘香，不禁自念道：“这个幻梦，若全是假，如何余味尚在口中？但不知所遇丽姝果是谁人？且称我是将来的国母，难道我的穷骨也配做后妃么？”转念道：“人无貌相，水无斗量，西子向业浣纱，飞燕曾充婢役，我虽一贫家女，将来或得幸遇，也未可知。”踌躇一会，忽猛省道，是了，是了，一位是吕后雉，一位是武后墨，所以旁坐的丽人称她为天子母，操生杀权。其余就是西子、飞燕一流人物。想她们都是上界仙姝，偶遭尘谪，歿世以后，仍返原座，所以一班儿的住着。但我得与她相会，蒙她以客礼相待，莫非我前生亦与她有缘？揭破宗旨，乃从兰儿口中叙出，文笔仍不直率。想至此，不觉转悲为喜。远远听得更鼓频催，细数鼓声，已是五下。转自讶道：“为什么未敲四鼓，先敲五鼓呢？”心中怀着鬼胎，连四更都未听见，是所谓心不在焉，听而不闻。然亦亏著书人描摹。寻闻鸡声已唱，料是时候不早，将要天明。便吹灭了灯，上了炕，把一切思虑暂行搁起，就也安安稳稳的睡去。睡到红日三竿，方才醒来，起床盥栉，不消细说。只从是日开始，病体一天好一天，饭量且比前加倍。不到数旬，娇小的身躯居然壮盛起来。她的母亲惠太太，也视为奇异，只口中未曾说明。她日间做些针线，夜间看点诗书，朝夕不疲，且愈觉丰颐广额，焕采生姿，而且性情也改了好些，就使家内外的人待她有委屈处，她都付之一笑，绝不似当年愁眉泪眼的情形。确是一位有福有寿的女子。旁人见了，也都纳罕，统说她病了一场，容体越丰美了，情态越温柔了，谁知她恰别寓厚望呢。看官记着，这时候兰儿已十四岁了。点醒年龄，后文可就此计算。

是年道光帝已是晏驾，咸丰帝奕訢嗣位，相传是一个少年天子，文采风流，京都各官吏起了他一个美号，叫做小尧舜。要引出英皇来了。翌年改元，自春至冬，也没有什么奇闻。只广西金田村的洪秀全，已于去年起事，渐渐猖獗起来。好在京师偏居东

北、广西僻处西南，路隔一二万里，任他如何紧急，与京师全不相干。辇毂以下，歌颂升平，毫未见有慌乱景象。独兰儿伏处寒门，静待佳报，竟不闻有什么好消息。转瞬之间，又是新年，兰儿正十六岁了。二八佳人已生得纤秾合度，修短得中。元旦起来，免不得装饰一番，拜过天地，谒过祖先，再到邻家贺喜。邻家看她这般丽质，交口称赞，都说：“这位好姑娘，将来不知那一个郎君有福消受。”兰儿听了，粉脸上不禁臊的绯红，心中恰恰忐忑不定。是夕即在灯前暗暗卜祝。蓦见灯光晕成五色，结成一个蕊，似为兰儿预报喜事。隐伏下文。兰儿看了这个灯花，也不禁惊喜交集。她家本住在京城里面，地名锡拉胡同，上文点兰儿年龄，此处点兰儿住址，总为不肯直叙起见。若经俗手，必在前文一概叙出，便不见文中筋节。距大内不过数里。兰儿因这喜兆，便时常托人探听朝事。有时节省余钱，买几张宫门钞，留心细阅。惠太太常对她道：“你父在日，曾说现今时代，没有女博学鸿词，回应首回。你把正经事情做了便是，何苦白费铜钱，去买这等纸张呢？”兰儿全然不睬，任她母亲嘱咐再三，她总照旧行事。

一日过一日，春光渐老，红雨纷飞，兰儿睹景生情，免不得一番叹息。不止怀春。到了孟夏时间，忽由宫中传出消息：咸丰帝将选立皇后。自是兰儿格外注意。看官阅此，恐又未免动疑：咸丰帝登位的时光，差不多是二十岁上下，寻常小康人家，十七八岁的儿子，便要授室，难道皇帝家内的太子，年当弱冠，尚没有正室吗？正室已定，就是现成的皇后。不过太子嗣位后，稍稍费点册立的手续，便可了事。何用那兰儿费心？如此说来，看官岂不要动疑么？故作疑问，令人刮目。那里晓得兰儿的思想，恰是别有原因。原来道光二十八年，曾赐皇四子奕訢大婚，立妃萨克达氏。到二十九年冬季，萨克达氏病逝。越年正月，道光帝又复宾天。皇四子虽已嗣位，究在居丧时候，不能违制续婚，因此改元两载，中宫尚虚。至咸丰二年夏月，丧服已阕，选后事自应赶办。清制：凡四品以上的满蒙官儿所有女子，年在十四以上、二十以下，统可选作宫娥。就中有才色较优的，福气较好的，得了皇上宠幸，便好升作妃嫔；或乘此得做皇后，也是习见的事情。熟于掌故，故言之了了。兰儿的父亲，本是一个道员，例得与选。且自觉才貌不群，又经那幻游的梦兆，灯花的喜信，自然暗中盼望，希图幸遇，并不是无端妄想。解释明了。等到五月内，宫门钞上，竟登出立妃的谕旨，乃是“晋封贞嫔钮祜禄氏为贞贵妃”十二字。兰儿瞧着，料得皇后的位置，定然是这位贞贵妃，万万轮不到自身了。一急。隔了数日，又是一道上谕，关系立后大典，载入宫门钞中。兰儿忙取读道：

朕惟易著咸恒，首重人伦之本；诗歌雍肃，用端风化之原。绥万福以咸宜，统六官而作则。或稽令典，乃举隆仪。贞贵妃钮祜禄氏。

兰儿看到“钮祜禄氏”四字，禁不住心头乱跳。再急。后接读道：

质本柔嘉，行符律度，自天作合，聿征文定之祥，应地无疆，斯叶顺承之吉；惟克懋修夫内治，允宜正位乎中宫，其立为皇后，以宣壺教。所有应行典礼，着该部察例具奏。

读毕，将宫门钞掷案道：“这遭完了，我早料着这钮祜禄氏要正位中宫了。只是我……”说到“我”字，竟咽住了喉，扑簌簌垂下泪来。至此是三急了。但兰儿尚未入宫，便已觊觎后位，也太觉性急了些。又默念道：“时来神默佑，运退鬼揶揄。像我这样穷命，那里来的贵显！前年的幻梦，明明是着了鬼迷。咳，兰儿，兰儿！今生今世休再作痴想了！”正沉吟着，忽见她妹子趋入道：“皇帝要选秀女了，阿姐可晓得么？”兰儿道：“你又来瞎说了。”她妹子道：“什么瞎说，我母亲正与一个来人说话哩。”兰儿知是真情，便移步出房。闻他母亲啾啾唧唧，方说个不休。仔细一听，乃是推说女儿年轻，尚难与选等语。她不觉心下一怔，竟三脚两步的走了出去。只见一个部吏模样，立在门右，巧与自己打个照面。他竟嚷道：“这……这不是你家闺女么？不但年龄及格，就是这般美貌，也是寡二少双，看来定中圣意。他日得着荣封，咱们还要叨赏哩！”惠太太尚未答说，兰儿即向前道：“尊驾说的什么？”来人道：“圣上要册立皇后，另须选秀女数十人，作为差遣。这数十人内，但教福命生得好，怕不是排着妃嫔。没有官职的人家，有了女儿，一生世都想不着。你家老太太，遭此际遇，偏要左推右诿，真正不解！”兰儿道：“圣旨已颁下么？”来人道：“已颁下两日了。”说至此，便在怀中取出一纸，递与兰儿。兰儿见纸上录着谕旨，略谓：凡满洲秀女，至当选之年，容貌端正者，着内务府报名候选。此外不过普通话头。阅毕，将纸条递还。并问道：“既然圣上要选秀女，我就去。”成竹在胸。惠太太听了一怔，扯着兰儿衣，向她耳旁密谈了好几句。兰儿摇头道：“母亲亦太多虑，儿自有处置。”面向来人道：“尊驾想是内务府承值，请少坐赐教。”来人应声称“是”，便在炕上坐定。兰儿道：“要去应选，是否先要报名？”来人道：“这个自然，现请书就，交我便是。只籍贯、名字、三代、住址、年龄，统须开列，不可缺一。”兰儿答了“是”字，便转身进房，一一写就，复出去交与来人。来人细阅一遍，起身告别道：“日后恭喜，再来领赏。”言毕径去。惠太太却沉着脸道：“兰儿，这是你自家情愿的，将来不要怨我。”兰儿道：“母亲何出此言？”惠太太道：“你年纪尚轻，全不晓得秀女入宫的苦处。你父亲在日，我是听他说过的。秀女选入宫中，永远不能出来，连父母都成永诀。所以我们旗员遇着点选秀女的日子，有钱的出钱买免，没钱的也要设法隐瞒。你为什么大胆出来敢去报名，自投死路！”从惠太太口中叙述原因，方将上文的寓意说明。兰儿笑道：“福兮祸所倚，祸兮福所伏。人家看得这般困苦，我偏要亲去一行。若照母亲说来，是本朝点选秀女，简直是没人应命呢，恐怕没有此事。”惠太太道：“那是没法儿的人，只好拼着一个女儿，令她应选。”兰儿道：“我家穷苦得很，正是没法儿的时候，儿愿拼生出去，不愁中选，但愁不中选，中选了，或尚可寻条出路，他日弟妹两人也好从中援手。不中选了，那便一生不出头呢！”人弃我取，这正是冒险精神。惠太太听了，倒觉有理，也就不与计较。兰儿略略办些衣饰，准备入宫。已有把握。转瞬间，选期已到，内务府的差人先来报知。届期这一日，兰儿凌晨起床，加意梳洗，轻匀粉靥，淡扫蛾眉。妆罢，添着了几件新衣，复对着镜子，整理了一会，然后缓步出房。这时惠太太已起，在堂前焚香熬烛，令兰儿拜别祖先。兰儿恭恭敬敬的行了全礼，转身向母亲跪将下去。惠太太含着泪道：“此去若不中选，不必说了，若中了选，得蒙恩宠，休要忘了我。”“我”字未曾说完，那喉咙已哽咽不住，眼泪亦垂将下来。兰儿看这情形，也是心中一酸，偏强颜为笑道：“养育深恩，宁敢忘怀？得蒙中选，好歹要出来省视，请母亲勿忧。”说得到，